

藏在鱼头里的爱

翟长付

我一直很喜欢吃鱼，特别是我爱人烧的红烧鱼和她煲的鲫鱼豆腐汤。每次家里吃鱼，爱人总会拿个小碗，仔仔细细把鱼肉上的刺都剔干净，再递给女儿。

后来女儿结婚后有了俩孩子，只要是吃鱼，只要是孩子们在家吃饭，我爱人还是照旧，用个碗给外孙和外孙女剔鱼刺。看着爱人眯着眼、专心剔鱼刺的模样，我就会想起小时候，我母亲吃鱼头的情景。

那时候，家里生活条件不好，饭桌上的菜都是自家种的蔬菜，很难得有肉有鱼吃。只有逢年过节，母亲才舍得去肉摊割点肉。父亲为了给我们加点营养，经常拿着他自制的鱼网，去老屋后的小河里撒网捕鱼。母亲偶尔也会

买条鱼，变着花样，和萝卜、芋头或者冬瓜一起红烧。每次吃鱼，她都把鱼肉剔下来，夹到我们碗里，自己吃鱼头和鱼骨架。

记得有一次，父亲网了一条大鲢鱼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鱼。母亲把一块块鲜嫩的鱼肉细心地挑出来，放进我们兄弟几个的碗里。自己则拿起那个鱼头，微微低下头，凑近鱼头，轻轻抿去鱼头上的汤汁，左手拿着鱼头，右手用筷子一点一点剔那上面不多的鱼肉。母亲吃得很慢，感觉她吃得很香，最后还把鱼头咬碎，吸干里面的汤汁。

我曾问过母亲：“妈，你咋不吃鱼肉呢？”

母亲头也没抬，低声说：“妈不爱吃鱼肉，就喜欢吃鱼头。”也不知道为

啥，母亲还不让我们吃鱼籽，说吃多了会不识数，所以鱼籽每次都成了父亲的下酒菜。后来我上初中了才知道，小孩子不能吃鱼籽，是怕消化不良，对肠胃不好。

那时候我们都不懂事，真以为母亲就喜欢吃鱼头。我还好奇地问她：“妈，鱼头真有那么好吃吗？”母亲笑着说：“那当然，鱼头可香了。”说着，她用手轻轻擦去嘴角的汤汁，眼睛盯着我们的饭碗，看我们兄弟几个吃得香香的，开心得咧开嘴笑了。

直到有一年母亲过生日，我把父亲母亲接到家里吃饭。特意嘱咐爱人煲了一锅鱼头豆腐汤，爱人把热气腾腾的鱼头汤端上桌，我笑着对母亲说：“妈，知道您爱吃鱼头，专门给您

煲的。”母亲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，笑着说：“都是当爸的人了，还跟个孩子似的。小时候不让你们吃鱼头和鱼骨架，是怕鱼刺扎着你们，那时候你们都在长身体，得多吃肉多吃饭，营养才跟得上。”

听到这话，我才明白母亲的心思。她不是真爱吃鱼头，是想把最好最有营养的鱼肉省给我们。而她又舍不得浪费鱼头，那鱼头里，藏着的是她对儿子们深深的爱。

母爱其实特简单，就盼着孩子们吃得饱、穿得暖，做娘的心里就踏实了。母爱不求啥回报，甘愿为儿女掏心窝子，啥委屈、啥难处，自己嚼嚼就咽下去了。母爱就是这样，悄无声息地一代传一代。

温泉里的父爱

吴镛

初冬第一场寒潮过后，父亲忽然说：“去泡温泉吧。”话说得平淡，我却晓得，这是他盘算好些日子的事了。

路不远，那温泉所在，是城郊一处朴拙的园子。几间灰瓦房，围着一个方方的池子，并无什么华丽装饰。池边随意堆着一些未磨圆的石头，缝隙里长着厚茸茸的青苔，在这冬日里，竟还油润润地绿着。

父亲脱了衣裳，我这才真切地看清了，他的身体已不似我记忆中那般挺拔。背微微地佝偻着，皮肤也失了光泽，松松地挂在了骨架上。他试了试水，才一步步地探下去，坐在池边的石阶上，让热水缓缓地浸过他的胸和肩。他满足地、长长地吁出一口气，那气融入满池的水烟里。水是活的，滑滑的，将人密密实地包裹起来。热度并不霸道，只是一丝一丝地，从毛孔里渗进

去，直透到筋骨的深处，将积攒了一秋的凉气，都慢慢地逼了出来。

我们都没说话，静静地相对坐着。水声是幽幽的、汨汨的，偶尔有几片叶子，黄透了，风一吹，便悠悠地落下来，飘在水面上，成了小小的舟。父亲有时伸出一个指头，拨弄着水面的叶子，或是撩起一捧水，浇在自己瘦削的肩头。

片刻，父亲忽然抬起头，慢慢地说：“你小时候怕水，第一次带你来，你死活不肯下到池子里，哭得像个叫驴。”他说着，嘴角便漾开一点淡淡的笑意。这事我早忘了，经他提起，仿佛是有个模糊的影子，也不真切，只记得那时的哭闹与此刻的静谧，隔着漫长的光阴对望，竟有些滑稽的温柔。

泡得久了，浑身酥软，额上沁出细密的汗珠。父亲叫我到池边石上坐一坐，歇口气。冷风拂在滚热的皮肤上，

激灵一下，有种说不出的清爽。父亲从一个搪瓷缸子里倒出半杯酃茶来。那茶水是早就沏好了带着的，此刻喝着，温温的，略带些苦涩，咽下去后，喉间却泛起一丝悠长的甘甜。我们便这样，披着毛巾，喝着茶，看着天色一点点由清亮转为昏黄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浑身轻飘飘的、暖洋洋的，父亲坐在我旁边，闭着眼，像是睡着了，神态是许久未见的安详与舒展。车窗外的灯火，一盏一盏地亮了起来，在薄暮中晕开一团团暖黄的光。

前几日翻书，读到白居易的句子：“春寒赐浴华清池，温泉水滑洗凝脂。”写得自然是好，但那是贵妃的华贵，离我很远。我心里想起的，总是那个初冬的、朴素的园子，和父亲那一句平平常常的话：“去泡温泉吧。”

那温热，至今未散。

寄往春天的头发

范小海

我陪儿子等待理发时，一个男青年迈进理发店门。他一头乌黑浓密的长发非常惹眼，双耳戴着亮闪闪的耳钉，卫衣胸口位置印着骷髅头图案。我不禁皱起眉，对儿子说：“那个人不像好人，你长大了可不能像他那样。”

男子也加入了等待理发的行列，他点燃香烟，一阵吞云吐雾。我向他投去鄙夷的目光，认定他是个品格低劣的家伙。一位姑娘咳嗽了几声后，他似乎意识到自己行为不妥，走出店门站到街边继续吸烟。他披散的头发有一尺余长，发梢随风飘动，显得格外高调张扬。我心中产生一股嫌恶的情绪。

轮到儿子理发了，男子则被安排坐到儿子旁边的理发椅上。他小声和理发师沟通了几句，理发师现出惊讶的神色，与他再三确认后，理发师竟然拿起电推剪，贴着他的头皮，将他的头发全部剪下！

不久，男子头顶只剩一层细密的发茬，像猕猴桃毛茸茸的外皮，显得古怪又可笑。他捧着剪下来的长发端详，脸上浮现神秘的微笑。他为什么如此决绝而彻底地剪掉长发呢？莫非他失恋了，要“斩断情丝”？是不是现在流行这种“猕猴桃”发型？又或者他要入职的单位要求员工不能留长发……

我正胡猜乱想时，他掏出手机，接起视频电话。屏幕上出现一个中年女人，那女人仔细看了看他手中的长发，笑着说道：“谢谢您！我代表‘春霖慈善基金会’向您承诺，我们会把您无偿捐赠的头发制成假发，送给因化疗失去头发的小朋友，您的爱心和善举将为小朋友增添战胜疾病的勇气！”

我愕然，随即对男子肃然起敬，也为自己刚才狭隘的偏见感到羞愧。回家路上，我给儿子详细地讲述了那个男子为何要剪掉长发，儿子说：“爸爸，我长大了也要成为像那个叔叔一样有爱心的人！”

“嗯！”我看着儿子天真明亮的眼睛，用力地点了点头。

千里之爱

李宁

傍晚我正在书房做项目方案，微信提示音打断了我的思绪。父亲发来一张快递单的图，我心想：老爸给我寄什么呢？我好像什么都不缺。

两天后，我收到一个纸箱，就在箱子开启的瞬间，一股清冽中带着甜意的橘香扑面而来，满室生香。

父亲曾做过水果生意。那些年，我吃橘子吃到牙齿发软，后来对一切带酸味的水果敬而远之。可看到眼前黄橙橙的橘子，它们大小匀称，果皮饱满而有光泽，上面还带着几片绿叶，显然是父亲经过精挑细选的。

我用指甲陷入果皮，“嗤”的一声轻响，细密的水雾溅在指尖，清香愈发浓烈。我掰下一瓣，那果肉饱满多汁，放入口中轻轻一咬——刹那间，甘甜的汁液奔涌而出，从舌尖到喉咙，味蕾都被这甜蜜轻柔包裹。没有酸涩，只有

甘美。这一刻，我的心柔软下来。我立刻拨通了父亲的电话。“爸，橘子我收到了。”“收到了？好，好！”父亲的声音带着笑意。

电话那头传来母亲的声音：“甜不甜啊？你爸在屋后种了十几棵橘树，酸的、甜的、早熟的、晚熟的都有。他自己一棵棵尝过去，最后只留下最甜的这一种，说‘这个合姑娘的胃口’。”

我握着电话，眼前仿佛看见父亲在秋日的果树下，小心翼翼地尝着一个又一个橘子，只为找到合我心意的那一味甜。“很甜，”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放软，“是爱的味道。”

母亲在电话那头爽朗地笑起来。父亲的声音里带着满足：“甜就好，甜就好！不用操心我们，我和你妈身体好着呢！倒是你，别熬夜、多喝水、少吃辣。你总给我们买这买那，我没什